

#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千九百

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七泰

泰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子曰象米包荒一

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胃明闊底如何做得卜于夏傳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乾降為泰而得其中通天下之情知天下之用而不過其當也朋黨何由與乎志在其中不夫其治應之而行可謂光大已矣孔穎達正義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釋得尚中行之義所以包荒得配此六五之中者以无私无偏存乎光大之道故此包荒皆假外物以明義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在中稱包荒大川也馮河涉河遐遠道也也失位變得正體坎坎為大川為河震為足故用馮河乾為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一

遠故不遐遺充為用坤虛无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與五易位故得尚于中行震為行故光大也張橫渠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蘇軾傳陽皆在內據用事之處而損三陰於外此陰之所不能堪也陰不能堪必疾陽疾陽爭矣九二陽之主也故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无用者也有用者用之无用者容之不遐棄也此所以懷小人爾以君子而懷小人其朋以為非也而或去之故曰朋亡然而得配於六五有大援於上君子以愈安也韓亡其朋而卒賴以安此所以為光大也楊龜山註說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馮河過中者不棄也棄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不忘遠也朋亡不泄適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為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其旨矣陳子齋說包用遺亡皆以尚中行為得中而不行行而不中皆非習坎而尚大者也貞凶征凶由是而分義是故光者坤之德也大者乾之道也以光而大泰之九二也張紫巖傳二有乾剛之德其容如天其公如天中道上通君心應之包荒用馮河容也

不避遺朋亡公也。荒包則不才者勉為河用。則強暴者化。不避遺朋亡。則志仁身正。臣道洪養泰治之時。君臣各得其志。為大臣者。執不以天下為心。且以天下為公。然二剛中知保治之難。汲汲乎荒之包。鴻河之用。不以遠棄。不以近比。所以作成人。杜絕私黨之意。甚備。宜得尚于中行之君也。嘗考二之心。處至治而兢兢。若未治。惟恐一夫失所。一才見棄。一事不公。有以害吾治。其為中也。至矣。事業莫不從而光大哉。坤陰在上。包荒。畜三比象。陰二承之用。鴻河象。陰荒也。陰在外。包也。陽剛不中。鴻河也。應坤為不避遺為朋亡。乾中為光大。郭雍解泰之道。甚太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可以至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鴻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士。不道焉。是有含容之度。而無忿疾之心者。非天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無幽避之志。小者自住。而無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無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無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無德也。天下曉然。知有德必用。而無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為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者。六五為中以行。頌之君也。

永樂大典卷四十九九九

洪範以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為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為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為臣。觀爻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吾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鴻河。未避遺近之。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而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得於乾坤用九。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群龍元首者也。六三所謂承貞以大終者也。李光讀易詳說。九二以陽剛之才。有應乎五。而處人臣之正。當泰之時。能包含荒穢。雖狂狷之士。不顧險患。如不假舟楫。而鴻河者。無不容納。此真大臣之任。當海內交泰之時。人材眾多。若遴選太精。則豪傑之士。或不得其職。則聚而為寇盜者。多矣。泰隨之。未是也。當廓其度量。包含荒穢。遠者。无所棄遺。則山林之士。莫不皆至。近者。无所阿比。故朋黨之禍。无自而興。如此。乃能配乎九五。中行之意。而无偏黨之私也。人臣之道。至此。則光明盛大。不可有加矣。朱漢上傳。兌為澤。震為萑。彼澤荒穢之象。二之五。以陽包陰。包荒也。坎為大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也。震足踏川。徒涉也。徒涉。曰鴻。鴻河也。勇於蹈難。而不顧者也。二近五遠。不避遺也。陽與陽為朋。二絕其類。而去朋亡也。人狂於泰。政緩法弛之時。當有包含荒穢之

量以安人情用馮河越險之勇以去弊事民隱忽於荒遠人材失於廢澤  
故戒以不遐遺近已者愛之遠已者惡之大公至正或奪於私昵故戒以  
朋亡四者具乃得配六五而行中道所以然者光明廣大不狹且陋也六  
五柔中以下九二二剛中而配五坎離日月充滿六合而无私照其道光  
大如是則无一物不泰矣易言道大无所不容者曰光大思慮褊狹者未  
光大隨之謂也時已泰矣苟淺中不能容之則輕人才忽遠事植朋黨好  
惡不中不足以厭服人心天下復入于否六五曰中以行願也九二曰中  
行中道者所以存泰也橫渠曰舜文之治不過是矣曾種易辨言兼山郭  
氏曰九二昔武王克商召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愛  
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不可  
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召公曰有罪者殺之无罪者活之王曰不  
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无變舊新唯仁  
其親百姓有過在于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  
武王周公處之如是况包荒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謂  
之泰華宜无媿也易說 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  
前張橫渠說揚龜山經說郭氏解李衡長海振要无不包容无不納用至

水樂泰萬四九見九

三

遠不遺至近不私石 所引孔穎達正義見前鄭剛中窺餘包荒用馮河  
不遐遺朋亡四者皆九二主泰用人之道六五以柔順居尊下應於二故  
二得以主泰用人然同志相交凡二之得盡其才六五之功也夫小往大  
來之時安能使天下无小人惟消而在外使不至害君子足矣况彼荒而  
不治者勇而不中者其可盡棄聖人慮其然故於九二示其戒也荒者息  
情弗修之謂也能包而容之亦或為動馮河者強暴勇前之謂也能取而  
用之亦或可使惟如是故中泰不中而天下无不通之人矣雖然包荒用  
馮河可以為仁矣苟推之不廣近者得而遠者遺之猶木足以為治故戒  
之以不遐遺用人之廣可以為賢矣苟行之不公黨與立而私意勝亦不  
足以為治故戒之以朋亡其是四者蓋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六五中行  
之主言二所為如是為其主之所尊尚也人臣而為主之所尊尚豈不光  
大哉象於四者止言包荒而不及其餘者蓋象於易文往往不全載也虞  
翻曰在中包荒也變成坎為河震為足乾為遠二五易位故得尚于中行  
以光大也二五易位為光大者翻謂二動成離故也又互體兌在坎上虎  
馮河之象揚萬里傳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  
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



永樂大典

卷一四九九九

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禁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  
 舉聞孤剛果之才偏於勇貴其不吝則天下有廢才過遠之士壅於閹搜  
 之不博則天下有遠士孤立之賢寡於明主之不力則天下有遺賢是三  
 人者有一不能兼容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  
 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才光大之治也尚之為言配合也如  
 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亮舜野无遺賢之世乎林來集解九二兌也以  
 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民故曰包荒用馮河不避遺朋亡得  
 尚于中行初為乾乾為郊二為兌兌為澤三為震震為萑葦郊野之外水  
 澤所鍾而萑葦茅茨生焉荒之象也乾為人兌為澤震為足水澤之上人  
 徒涉焉馮河之象也乾為郊野遊之象也坤為衆朋之象也荒者茅塞而  
 不治人之所棄也馮河者進取而不顧人之所疾也遊者踈遠而易遺朋  
 者親近而難忘者也唯六五之君以柔居尊下畜三陽而反其坤巽之類  
 故荒者吾能包之馮河者吾能用之踈遠之賢无遺於野而朋比之衆自  
 散於朝則可謂皇極之君矣尚猶配也中行謂二也有皇極之君必有中  
 行之臣說而應之故六五得配於九二以成泰之治也何者以六居五以  
 九居二履中正之位无剛柔之偏故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永樂大典卷一四九九九

四

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夫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荒與馮河孔子之所謂狂狷過不及者歟何者以陽居剛  
 而不得乎中故也剝胎殺天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用西伯  
 老而太公歸之燕昭禮士而樂毅從之包荒得尚于中行不亦宜乎子曰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其六五之謂矣三五相與剛柔迭居是以五  
 言其義也揚慈湖傳大哉九二之道也惟賢知賢拔茅如在九二不必言  
 九二大賢學之荒者疑在所棄今九二則包之何以包之也人有常性本  
 善本正因物有遷斯昏斯亂荒者不協于極而已猶木罹于咎也君子當  
 包受之寬以教養之則天下之善心无不興起可以使人皆有士君子之  
 行馮河者勇進直前无所畏懼之象謹畏不敢發君子之常德然而泰之  
 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居內而道表小人居外而道消三陽並進賢  
 畢集九二又得位於斯時也苟猶畏懼不敢輕發則斯民何所賴至治何  
 由致哉用馮河所以破君子畏懼之蔽啓以變通大有為之道也遊遠也  
 遠者人情易以遺之亦才力之所不逮今九二不遺遊遠每車所至人力  
 所通睿智周之光被无外朋者所親也朋亡則不止於所親雖所不知凡  
 一言之善三事之能尚皆用之而况於以賢人吉士稱者乎包荒用馮河

不遺遺朋亡九二備此四德得道之上尚上也得寸道之全非其小者也  
 然此亦非於常性之外復有所進也雖大聖與下愚其常性則同賢者智  
 者自過之而失其中不肖者愚者自不及而失其中今九二之道自小賢  
 小智觀之則謂之大自道觀之則中行而已矣中无實體賢者智者未能  
 忘意不意乎彼則意乎此不彼不此又意乎中皆有所倚非中也中者无  
 思无慮无偏无倚之虛名非訓詁之所到曰光大者乃言其道心光明如  
 日月之光无所思為而萬物畢照道心无我虚明洞照萬里苟未至於如  
 日月之光明必有已私有意有我必有惑感惟曰中而不曰正者中正雖  
 无二道而世之秉政者未必能中虚无我也項安世玩辭九二剛而能柔  
 其道中平无所偏倚能包在外之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沙河无所疑忌  
 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獨離其朋上合於六五之中行二五  
 相易遂成既濟以此處泰不亦光大乎五文二成雜故有光大之象三至  
 五成坎故有馮河之象郭子儀之侍回紇與魚朝恩裴度之待蔡人皆包  
 羞而不惡馮河而不疑故益賊小人意消心化其道愈大其德愈光其九  
 二之謂乎李謙齋詳解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尚配也上也猶漢尚符璽  
 尚公主之尚荒者小人之荒穢而无所用者也馮河者小人之勇而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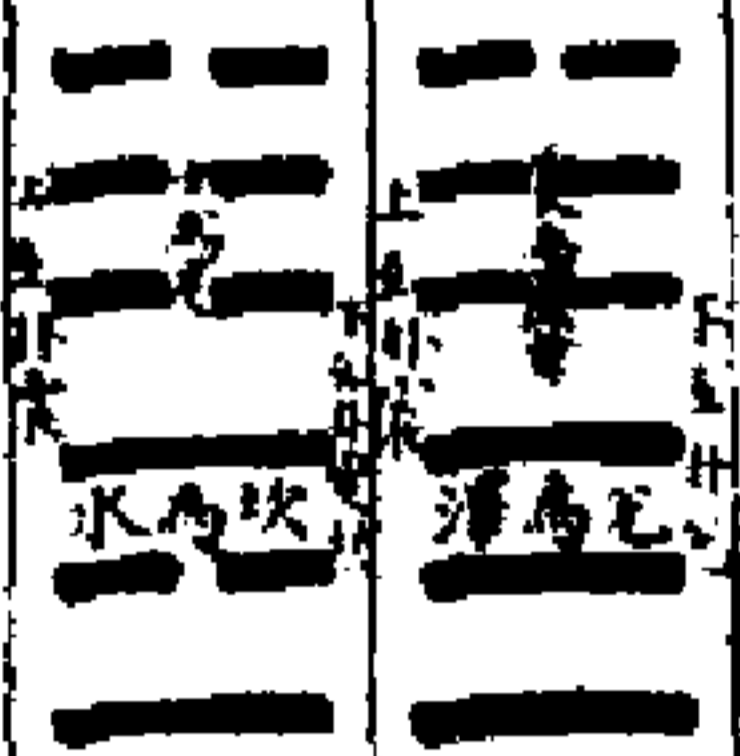
永樂卷萬四九見九

五

者也荒者已而容之勇者因其才而用之雖至疏至遠未嘗遺也夫如是  
 則在我者无偏系之心而朋黨之患亡矣二以陽居陰而上應於五此大  
 臣之得位者也二不以其得位自矜而方且恢洪廣大舉天下之小大包  
 而納之於度量之中可容者容之可用者用之是以得配於六五中行之  
 君而獲光大之美二可謂有大臣之量者也夫君子之於小人要當容之  
 以受其歸而不可疾之以甚其惡晉樂氏之難樂王紂謂范宣子曰曷反  
 州綽那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餘何獲焉王紂曰子為彼樂氏  
 乃亦子之勇也夫使宣子能從王紂之言則二子之勇必為吾用又安有  
 異日曲沃之變哉嗚呼若宣子者是不知用馮河之義者也馮椅輯註包  
 荒得尚于中行九二象占以光大也舉上下二句則全爻之義皆在其  
 中泰之為卦莫尚此爻故曰光大光大陽明中正之象馮椅輯傳九二包  
 荒用馮河不遺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贊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蘭惠卿曰包荒者包初九也初為內二為外故曰包用馮河者用九三者  
 也以剛居陽故謂之馮河不遺遺者不遠忘三陰也三陰比三陽為遠故  
 謂之遺朋亡者三陽為朋然亦不相黨馮當可曰初比二為未用猶賢者  
 之在荒遠三比二則材過於剛二獨居中後則引初以進前則用三以行

位在內而志應於外為不遯。遯已應五而初應四。三應上。同類各從其應。為朋。趙氏曰。人材有不及者容之。其或勇為之過。則亦取之。不以其遠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過與不及。皆无所棄。而疎與親。皆无所偏。此九二之責也。大抵下卦二居中。多與初三兩爻同體。協比為義。小畜之三陽。九二猶且牽復在中。况泰之三陽。上復者乎。初在後而不及。則包之以進。三在前而過。則用之以行。三陰在外。遠也。而應五則不遺。三陽同體。朋也。而各有應。則不黨。此泰之九二所以為盛也。石明象。李子思曰。世有皇極之主。則必尊而尚之。故曰得尚于中行。程正叔曰。三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是以剛中之材為上所專任。故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石明占。泰之為卦。天地之中也。三陰三陽。而无所偏。上降下陞。而无所倚。中之道也。則於六位之中。又取中焉。三五居臣之中位也。五雖居而六居之。二雖居而九居之。其象為剛中之臣。上配柔中之君。以任中道之責者也。故六爻之義。三得而兼之。尚配也。得配于中道之主也。今取帝女者。謂之尚主。蓋取諸此六五。所以有歸妹之象。石明爻占。田疇學易蹊徑。泰九二。泰之明夷。

永樂大典卷九百九十九



乾下 乾野允澤。變離之中虛。坎之汙穢。而震之蘆。坤上 華在馬。包荒之象。震動為用之象。坎為大。巽下 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徒涉曰馮。坤上 震足在坎川之上。馮河之象。坤上在上。不

遯遺之象。陽與陽為朋。九二變為六二。則絕其朋矣。朋亡之象。六五居中。在五卦震足之上。中行之象。二配於五。尚配也。得尚于中行之象。陽為大。乾為天。而在下卦。天道不濟。而光明光大之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止以光大也。泰之時。為大臣者。多失於隨事。求詳善。大。素或務近。忽遠。徇私忘公。四者既行。非惟招淺中狹量之譏。自然不厭人心。難取公論。雖使人主有寬柔謙恭之德。而能信任之。為臣如是。亦非人主之所願也。今九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於中正之位。變柔而為離。既不失於剛暴。又不失於柔懦。既不失於不明。又不失於太察。以為天下四海之大。雖已泰乎。尤不可求詳責備。使之盡如吾意。間有荒穢未治之處。固當包容含蓄。庶幾可以潛革。故曰包荒。當泰之時。人皆趨文。則於武備必不



暇留意。君勇者技无所施。又且為時厭薄。則計出无聊。誠有可慮。能舉而用之於泰平之時。是豈常情所及哉。故曰用馮河。究民隱於幽遠。起人材於廢澤。故曰不遐遺。向已者不私而昵之。異已者不遠而去之。故曰朋亡。具是四者。茲九二所以得尚于六五中行之主。尚者配也。以下取上曰尚。人臣之所為。可以上配於人主。乃所以增光其大者也。故曰以光大也。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處泰之道。蓋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可也。然是象只言包荒者。蓋包荒則人材雖偏。必見諸用。一視同仁。何所踈遠。无偏无黨。何有同異。然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之三者。皆自包荒而致之。或者以為象辭省文者。亦非卦變明夷泰之時。君子滋衆用晦。而明之時也。魏了翁集義。蓋田呂氏曰。九二之德。以乾下坤上。中正无頗。此所以得尚乎中行。東萊呂氏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養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詐可遐遺乎。君朋亡言。惟亂世智者。劾其謀。勇者。劾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

水樂大典卷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七

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宣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蓋具其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也。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秋橫渠說。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程氏釋此。爻至為詳悉。以其除意推之。非特處泰治之世當如是。其處小人之道亦當如是。蓋以君子在內。二為之主。所以制小人之命者。在馬制小人之命者。豈必感之於至窮之地哉。曰包荒。不以褊心而起其怨也。曰用馮河。不以疑心而乘其間也。曰不遐遺。毋以在遠者為可忽也。曰朋亡。毋以在我者為可私也。處泰如此。則能以其中道而上配於其君。君為之主。我行其志。而其道光。大矣。餘從程氏。趙以夫。易通當泰之時。乾陽在下。坤陰在上。坤地廣袤。有荒之象。天包乎地。包荒也。二居乾中。用之而柔。五坎在前。馮河之象。夫五之應。則遐遺矣。失陽之類。則朋亡矣。復還其剛。則遐不遺。朋不亡。六五之君。乃以柔應之。得尚于中行也。光大者。以陽爻言。為泰而不為明夷也。易後總義。當泰之世。二以剛中。應五之柔中。五資之以治泰者也。治泰之道。



永樂大典

卷一四九九九

不能使天下皆君子也。亦不能使天下皆无小人也。以中道先天下而已。包荒者。小人之惡。可恕。則怒不必疾之已甚。用馮河者。小人之勇。可用。則用不必責之太備。不遐遺者。小人在外。不以疎遠而棄其善。朋亡者。小人為黨。必使之喪朋。以趨於善。以是四者。處泰。則小人皆為君子之歸。九五之君尊而尚之。故曰得尚于中行。此所以為光大之盛也。揚瀆四尚。易通重賂曰。二當君子道是之時。正當以天下為己任。初九之君子處革野僻陋之地。有茅茹之象。而二則從而包之。故曰包荒。九三之君子以剛健過中之才。艱難以守正。而二則從而用之。故曰用馮河。荒者必包。馮河者必用。則有兼收並用之德。而无私昵朋比之嫌。如此。則可以上配中行之主。西漢李氏曰。包荒用馮河。用君子之道。不遐遺。朋亡。處小人之道。愚得之師曰。二爻泰之明夷。大抵陽明陰晦。陽之純則為泰。一變則否之微。伏焉。夫聖人作為憂患之意。每於未兆未形之際發之。且九三一爻。乃否泰之交。故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又曰。艱貞无咎。豈和艱貞二字。已於二爻之變卦言之矣。夫明夷曰利。艱貞。言君子當明夷之時。艱難而不失其正。則為利也。聖人隱其旨於九二。而發其意於九三。其知泰之變則為否之伏耶。夫陽主明也。陰主殺也。陽變之陰。則夷其明於養晦之地。所

永樂大典卷一四九九九

八

以曰明夷之吉。順以則也。當九二君子道長。拔茅類升之時。而否變之微。伏於冥冥。雖變而之晦。猶曰用拯馬壯吉。是欲資夫衆陽之助已也。愚曰。九二剛中。治泰之主。已含荒穢者。居中則虛也。馮河勇決者。乾健利涉也。不遐遺者。不忘遠也。朋亡者。不泄適也。四者盡而後配合中行之道。所以光明而盛大。不然。淺中狹量。類情牽制。玩細娛而忘大患。植黨與而市私恩。將見邪正雜揉。危亡伏於不測。泰即否也。凡卦有乾體。乾中有坎。故皆曰利涉大川。此用馮河也。尚。與漢書列侯尚公主之尚同。趙汝楙輯聞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聖人釋爻。不皆全舉其辭。然擷取一二。乃此爻之綱領。言包荒得尚于中行。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皆包荒內事。聖人教人以玩辭之要。如此。九二能包荒。則用泰之功。光明盛大。斯言雖約。鋪張揚厲而有餘。徐相直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无所不容。曰包。故使人也。器之雖有馮河之勇者。亦用之。苟在所可取。不以遠已而有所棄。不遐遺也。苟在所棄。雖近已。而无所私昵。已也。以此故得尊尚于六五。中行之君。象言得尚于中行之君。而人臣之道。大光也。張應珮解包。容也。荒。外卦坤也。馮河。勇夫也。不遐遺。不遠棄也。上文皆言坤朋亡者。去自己之朋。九三初九也。當君子道長之時。小人亦不可遽絕。而不用。宜包容外卦。

之荒穢。用馮河之勇夫。雖遠亦不可遺也。同類之朋。或不明。是必欲盡去小人者。亦宜已之。否則激其變。而事生。所謂得尚于中行。而全其剛明遠大者。以此也。處泰卦九二之時。聖人諄諄垂誨。猶爾。在否之世。可知其為治之難矣。蘇起翁讀易記九二為致泰之臣。能包八荒。不分內外。則度量廣大。小人見容。有徒涉馮河之勇者。用之。不以泰而忘武備也。人之有才。不以遠而遺棄。不以非吾朋黨。而不用。存大公至正之心。无忘遠朋。比之患。以此致泰。亦何難哉。故以此得尚于中行。中行。五也。尚主也。五言帝乙歸妹。二言尚于中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爻變離。斯其為光大。歟。尚帝之妹。豈不光明而宏大。二三四互兌。則四少女也。三四五互震。則五長男也。四非五之妹。而何九二互兌。伏長少男也。得尚于中行。宜矣。以大臣而尚主。亦以見上下交。而志同。其於致泰也。何有。丁易象象義。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二以光大者。陽為明。故有光象。陽為大。故有大象。光能燭遠。大能勝私也。包荒得尚于中行。舉首尾二句言。鄧錡圖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包荒如蒙。二包蒙。始五包瓜。音意一也。夫九二應五。上為乾之九五。六五應二。下為坤之六二。故二變既濟。剛柔正而當位。今泰之九二。乃為生物之天。六五即為无物之地。蓋二陽未出于地。地上无物。无物之地。非荒而何。九二之五。盡包其无物之地。故曰包荒。自于中。坎位之儀。一陽上行。坤中。名之曰皆涉坎水。故曰用馮河。泰之九三。天地際也。二近於三。自通涉。避以至於天地之際。故曰不遐遺。坤之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天地否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地天泰也。謂西南否陰之朋。至此東北之泰。陰朋已亡矣。故曰朋已。泰者。天地交也。以二之五。乃成既濟。得尚于中行也。故曰得尚于中行。故聖人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謂坤體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至于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故曰以光大也。吳澄纂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項氏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九二六五上下相交也。俞琰集說。光大。謂胃次明闕。而有容人之量也。童漢玉氏曰。止舉包荒而下文之義。亦兼矣。此省文之例也。李恕易訓。九二止以光大也。二以剛中。上應柔中之君。主治泰者也。當泰之時。不可擾之。以激近患。必貴有包含荒穢之量。又懼因循。憚改。必有徒涉之勇。足以濟深涉遠。乃能有為。而又周及庶事。遐遠不遺。公行无私。絕去明與。乃能配合中行之義。全此四者。乃能合於九二中行之德。而光明顯大也。保八原旨。九二陽居健體之中。剛中之臣也。包荒。乾大坤廣。洪荒也。乾與坤應。有包荒之象也。用馮河互體。

永樂大典卷四百九十九

九

之地。非荒而何。九二之五。盡包其无物之地。故曰包荒。自于中。坎位之儀。一陽上行。坤中。名之曰皆涉坎水。故曰用馮河。泰之九三。天地際也。二近於三。自通涉。避以至於天地之際。故曰不遐遺。坤之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天地否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地天泰也。謂西南否陰之朋。至此東北之泰。陰朋已亡矣。故曰朋已。泰者。天地交也。以二之五。乃成既濟。得尚于中行也。故曰得尚于中行。故聖人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謂坤體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至于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故曰以光大也。吳澄纂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項氏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九二六五上下相交也。俞琰集說。光大。謂胃次明闕。而有容人之量也。童漢玉氏曰。止舉包荒而下文之義。亦兼矣。此省文之例也。李恕易訓。九二止以光大也。二以剛中。上應柔中之君。主治泰者也。當泰之時。不可擾之。以激近患。必貴有包含荒穢之量。又懼因循。憚改。必有徒涉之勇。足以濟深涉遠。乃能有為。而又周及庶事。遐遠不遺。公行无私。絕去明與。乃能配合中行之義。全此四者。乃能合於九二中行之德。而光明顯大也。保八原旨。九二陽居健體之中。剛中之臣也。包荒。乾大坤廣。洪荒也。乾與坤應。有包荒之象也。用馮河互體。



見兌乾健涉兌澤而不陷有勇馮河之象也。不避遺內近外遠內外相應有不遺遠之象。朋亡三陽則為朋二往配五有喪朋之象。得尚于中行六五居上以陰下嫁為歸妹此尚當為尚公主之尚中行指六五居中九二亦居中也。是六五歸于九二九二尚六五為得尚于中行之象中之也。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君子體而用之六五下應九二即是上中應下中中之中也。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者中之神氣存焉是故可以无大不包无才不用不忘避遠不脣相比以光大也。胡震衍義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泰之九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而下應於二君臣同德二主治泰者也。是泰之宰相也。宰相之道有四曰包荒曰用馮河曰不遺遺曰朋亡四者而皆會之以中道此見九二之善以道事君者也。方泰之時弊端容有未盡革才位猶有未盡稱革弊而矯激則擾暴而變生治惡而太驟則激忿而艱險生寬和以與治弊忠厚以進人材故小過而矜之不忿疾于頑而教之此處泰之責於包荒也。當容而容亦隨時而取中也。處泰之道嚴急固不可因循苟且尤不可苛刻固不可牽制畏懦尤不可大姦當板則拔之大賢當進則進之大事當立則立之於包含荒穢之中而濟之以越險濟難之勇此乃義理

水樂卷萬四九卷九

之勇非血氣之勇无疾視忿戾之態有隱然寬大樂易之意則當勇而勇亦所以隨時取中也。又曰不遺遠不以避遠之民生而恩惠之不普不以僻陋之賢才而選舉之不及不以事變之茫昧而備具之不吝此不遺遠而周普亦所以合于中道也。又曰朋亡處泰之時建制立事推明公道不以所識窮乏得我而害其公不以宮室妻妾之奉而害其公不以貴戚之請托而害其公則朋亡而盡公亦所以合乎中道也。小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舉包荒而通解四者之義約其辭也。以光大謂中道之光大也。中者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須臾離也。夫子曰中庸之為德也民鮮久矣學者立身行己苟能廣吾器量勉吾義勇充吾遠見屏吾係累以依乎中庸是亦一身之泰豈特治泰之臣為然或以用馮河為宰相兼用剛果之才以輔泰亦一說也。潘氏曰包納而善用舉遠而无黨宰相之道所以配合六五中行之君而為太平之輔也。張清子集註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三以陽居陽過於勇者也。故有馮河之象用馮河者九二以三有濟險之才而可用也。愚謂二居臣位以剛應五泰之主文也。坤地廣袤有荒之象天包乎地包荒也。无舟渡河曰馮即暴虎馮河之馮包荒所包者遠也用馮河所用者勇也不遺遠謂不遺棄也。

永樂大典

卷一四九九九



君子不黨則朋比之私皆亡。四者乃大臣處奉之道。唯其有九二剛中之德。故得以配合六五中行之君也。尚者配也。然又言四者之德。象但舉其包荒之量。蓋止言其大者而已。二言得尚于中行而五言中以行。頌二與五應。則奉治以之光明盛大也。所引簡八曰。見前馮衍傳。趙珪解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二乃治奉之臣。以乾體剛中之才。為治不難。但當廣大其量。包含荒穢。不求瑕類於人。乃可容衆。世奉人心。安於暇逸。怠於治理。用馮河之勇猛以濟之。則无廢墜不舉之患。遠方民瘼難知。易已。不以避遠遺忘而不恤。則速人嚮慕。位隆族大。舉援附托之朋消亡。則无以私害公。如此則可得配尚中道而行矣。象云。以光大是則政修道行。國民安泰。以光大其事業矣。陳應潤變易經此周語文法。周公所作文辭明矣。包荒寬容貌。不剛也。用馮河。威勇貌。不柔也。不避遺。无偏也。朋亡。无黨也。言君子不剛不柔。无偏无黨。庶幾乎中道而行也。九二變陰下卦為離。離之文明。剛柔相濟。所以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人徒知治奉之世易為力。殊不知治奉之臣難為功。堯舜之時。泰之盛矣。而猶有象恭滔天。巧言令色。孔壬之人在帝左右。以為君子害。故无凱之賢。不能自進。向非堯舜之聖。尚事稷契夔龍之賢。以治之。未和泰之果能全盛否。象至不仁。封之有虞。

包荒穢也。舞干羽而有苗格。不避遺也。用馮河之勇而誅四凶。去其朋邪之黨也。後世稱太平之治。必言堯舜者。以其事業光輝盛大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仁足以有容。勇足以斷制。智足以燭幽。道足以示公。然後无過不及之差。惟其以光大故。能如此。非光則无以及遠。非大則不能勝私。其能合於九二之中行者鮮矣。象謂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有深遠之慮。而无朋比之私。以此治泰。自无過不及之差矣。葉有慶經義。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廣其教者。既有容德。則被其教者。斯有顯德。夫下之有顯德者。以上之有容德也。苟上无寬大樂易之量。則下有艱難退沮之意。天下微全人矣。况望其有顯德乎。當泰之時。上之人固不敢棄才於泰和之外也。於是推包荒之量。其待人也。无鄙夷厭薄之心。尚中行之道。其示人也。无超異孤峻之行。常以有教无類為意。非有容德乎。當泰之時。下之人亦不敢自棄於泰和之外也。於是因上之包荒。去荒以就美。而期見識之高明。因上之尚中。就中而去偏。而期踐履之盛大。常以遷善改過為念。非有顯德乎。惟上之人不棄才於泰和之外。故下之人皆成才於泰和之中。茲泰之所以為盛治歟。云云。吾於泰九二見之。嘗謂生其才者天也。全其才者人也。天生之人。全之則人才自傲而之盛。天生之人。棄之則

永樂大典

卷一四九九九

人才自盛而之微是和感而微微而感非人才之自滿主人者使之感主人者為可封築已私溝汙意見而以有我為心也要當山數度量川澤曾次而以體天為心也如以有我為心則指疵剔瑕吹毛搨鱗置人才於自昏自明之域自卑自高之地是豈天之心哉如以體天為心提汙就潔滅舊涵新則振人才於日高日明之境日盛日大之聞寧以有我為心哉主人者其將以有我為心乎抑將以體天為心乎吾知其以體天為心者自今觀之泰之主教者蓋知夫天之主才也賢者固有也愚者豈无之焉可以其不肖而不包納之也知者固有也愚者豈无之焉可以其愚憚而不包納之也吾則見其可教可誨而不見其可斥可外教之誨之必以中行之道吾則見其可啓可發而不見其可擴可絕啓之發之必以中行之道庶乎使下之人皆可跂而及皆可勉而到焉非廣其教之有容德乎泰之被教者亦知夫上之納我也以不肖不見斥而且以賢者之期望吾焉可自棄於賢者而為不肖之歸乎不以愚憚而見薄而且以知者之勗意吾焉可自暴於知者而為愚憚之歸乎吾當潔己好脩不當自處於卑汙之地由卑汙而高明可也吾當特立獨行不當入於淺狹之所由淺狹而廣大可也庶乎使上之人以樂育而自慰以得人而自喜焉非

永樂大典卷四九九九

十一

彼其教之有顯德者我儀圖之以春秋之法而責天下則天下无全人以皇極之道而待天下則天下有成才泰之九二吾知其待天下也以皇極之道而不以春秋之法也彼其心固以為苟有一人之可棄非天之心有一人之自棄亦非天之心天之心固廣大也而我固自小天之心固并包也而我固自狹豈皇極之道也泰九二之心天之心也亦嘗念夫人才之在天下其始也愚其不能明吾之教當如蒙之包蒙而施其教可也其中也愚其不能信吾之教當如臨之教思无窮而久其教可也其終也愚其不能尊吾之教當如觀之神道設教而妙其教可也如是則泰之至教泰之至治常見於天下因是以驗之虞周則信其然矣有虞之民所以比屋可封者以上有執中之人也周之民所以人皆士行者以上有志厚之人也不然何以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泰和在唐虞成周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程子傳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

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感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



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夫所期為乎。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夫道而衰敗者也。朱子本義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吝欲來之時也。悔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趙與運易道說。朱子語錄。泰卦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後。未信與不信。黃真剛錄。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食之食。劉砥錄。王彪註。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而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復其所處。則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復也。无平而不陂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夫其義。故无咎也。信義誠著。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故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陂。彼偽反。徐南寄反。傾也。注同。又破何反。偏也。陸德明音義。見前三。孔穎達正義。无平不陂者。无三處天地相交之際。將各分復其所處。乾體初雖在下。今將復歸於上。坤體初雖在上。今欲復歸於下。是初始平者。必將有險陂也。初始住者。必將有

水樂養卷四无咎九十九

反復也。无有平而不陂。无有往而不復者。猶若无在。下者而不在上。无在上者而不歸下也。艱貞无咎者。已居變革之世。應有危殆。只為已居得其正。動有其應。艱貞正。乃得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悔憂也。孚。信也。信義先以誠著。故不須憂其孚信也。信義自明。故於食祿之道。自有福慶也。注將復其所處。至于食有福也。將復其所處者。以泰卦乾體在下。此九三將棄三而向四。是將復其乾之上體所處也。泰卦坤體在上。此六四今將去四而歸向初。復其坤體所處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者。天將處上。地將處下。閉而不通。是天地之將閉也。所以往前通泰。路无險難。自今已後。時既否閉。路有傾危。是平路之將陂也。此因三之向四。是下欲上也。則上六將歸於下。是上欲下也。故云復其所處也。信義誠著者。以九三居不失正。動不失應。是信義誠著也。故不恤其孚。而自明者。解於食有福。以信義自明。故飲食有福。李鼎祚集解。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虞翻曰。陂。傾謂害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謂危者使傾。律謂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泰。終日乾乾。反復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虞翻曰。艱。險貞。正。恤。憂。孚。信也。二之五得正坎中。故艱貞。坎為憂。故勿恤。陽在五。于險。坎為孚。故有孚體。



噬嗑食也。二上之五據。四則三乘二。故于食有福也。司馬溫公說泰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何也。夫物極則反。天  
地之常也。是故治者亂之原也。通者塞之端也。三居天地之際。剛德將退。  
柔德將進。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君子於是時也。何為而可哉。必也執  
節守道。而獨行其志乎。故曰艱貞无咎。君子之於道也。患志之不篤。不患  
人之不信。譬如農夫。是穰是穰。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故曰勿恤其孚。君子  
之干祿也。修其性。俟其命而已矣。然後能永享安榮也。故曰于食有福。詩  
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都潔易變體義。此泰之臨也。而又辭云  
爾者。夫乾下而坤上者。泰之成卦。故曰天地交泰。而以上下交為義。坤上而  
兌下者。臨之成卦。故曰澤上有地。臨。而以上臨下為義。泰雖以上下交  
為義。而過中則必辨。若天之際地而平。兩之所以施也。然未嘗不終於陂。  
若地之際天而往。雲之所以行也。然未嘗不終於復。君子之臣其君也。知  
天地之交際。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故艱不敢易。正不敢僭。而上下之分於  
是乎辨。上下辨分。以上臨下之義行焉。是始於泰之交。而終於臨之辨  
也。蓋與臨之本體異矣。趙復齋說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卞卦極泰之  
盛。上卦極泰之變。或故存人事以致戒。變則推天行之必然。平陂往復。理

永樂大典卷一百九十九

古

有可懼。泰盛宜戒也。城復于隍。勢不可遵。泰變可推也。內卦方天地交際  
未解。故時與上六不同。勿恤其孚。不往應上。項安世玩辭。无平不陂。為  
三陽言之。无往不復。為三陰言之。兩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運之必至。而有  
孚者也。人能知此。則當泰之極。不可不盡人事以防之。艱則不敢易也。貞  
則不敢弛也。无極泰之運。而操心之危如此。則舉動之際。必无過咎。夫然  
後彼之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之固有之福。可以長享矣。乾之九三。固能  
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也。用以居泰。不亦宜乎。蔡節齋訓解九三。无平不  
陂。无往不復。陂險也。言无有陽常平而不險者。无有陰常往而不復者。此  
乃其理之信然。當三陽將極之時。故發此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艱。猶苦也。恤。憂也。孚。信然之謂也。良享也。君子居三之時。艱苦剛貞  
不可以已之。將陂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  
動其心。庶幾盡享其合有之福也。馮椅輯註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陰  
陽各欲復其所之象。陂。彼偽反。傾也。或。破何。甫寄。二反非。陽平在下。升上  
則傾。衰陰在外。降下則復。艱。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占能知艱  
而復上之正。可以无咎。恤。憂也。朱子曰。孚。所期之信也。謂勿憂其上之相  
孚。但往上而自有食祿之福。矣。于。往也。趙汝楫輯聞九三。无平不陂。止于

食有福。平者坦夷以喻陽。破者險阻以喻陰。往者陰在上。復者復于下。艱難也。貞。正也。孚。四孚於三也。食。猶食舊德。福。猶自求多福。泰之陽至三而盛。亦至三而極。盛極必衰。理勢之必然。三雖為陽。而四之陰已切近乎我。是陽无平而不破。陰无往而不復也。君子方盛。四為小人居。適齊比。故求乎於三。以冀見容。然三勢則將衰。位則不中不正。又與君无應。不幸而與小人同列。何敢輕受其求。輕受則必中。小人之討。故艱正自守。始无于咎。勿恤乎四。乃可自食其固有之福。夫二與三皆君子。二以朋亡為美。三以勿恤為戒。均是時也。三乃高其廉稜。斷乎君子小人之限。疑不足以用泰者。曰是亦用泰也。包荒。朋亡。乃得時得君者之所為。若潔已特立。不為小人所陷。則全身所以全道。是以全道為泰者也。堯舜君民。泰和斯世者。莫可尚已。然泰否禪更。行藏有命。或隱德或揚名。或立節。皆可執範于古。後人企想其風聲。景仰其行義。雖亂臣賊子。猶當心擊氣禱。使君子之脈。不絕如縷。以胚胎異日開泰之基。彼窮達異趣。小大殊德。會而同之。皆可以用泰。三之勿恤。二之朋亡。易位皆然也。姑汾道叟証類指龜泰極將否。陽復居上。如地道變盈。是故宴安鴆毒。死於安樂。故艱難用正。可保无咎。食其舊祿不廢也。方之古人。如漢之石慶子。父五人。食祿萬石。可謂極

富。唯以謹厚有禮。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也。丁易象義疏。險也。泰極否將來矣。陽无常平而不破。陰无常往而不復。戒辭也。三居危地。以剛居正。有艱難守正之義。恤。憂也。勿恤其孚。不以陰之孚。我而動其心。則于祿食有福。不然泰轉為否。則不可以祿矣。以象變言之。平謂三。天地分故平也。九三之上。則上卦為山。下卦為澤。平者破矣。往謂三陰卦辭。所謂小往者也。三陰在外往也。往者復。則三陰在下為否矣。九二變則下體已變。象然。九三位正。本離乾體。雖居危地。能念其艱。而守其正。則无咎矣。勿恤其孚。三與上孚者。恤之。則以三易上。反成失位。但以九居三。正固其守。則于食有福。或曰九三五兌為口。故以食言。此文言陰陽界限之交。不可輕動。惟當念其艱。而固守也。黃氏日抄。勿恤其孚。程未嘗以孚為所期之信。龜山主人。臣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為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勿憂而孚矣。以下文不成。以孚例之。又覺簡易。吳澄纂言。九三。九居第三畫。為泰之臨。无平不破。无往不復。象也。泰至半矣。慮其將變也。泰三四相易。則變歸妹。九三比六四。故以二畫之相易。取象泰之上體坤也。若三四在外。若四易三。則往外之陰。未復于內矣。故曰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占



永樂大典

卷一四九九九

也。泰將變之時以艱難之心正主事則无咎也。勿恤占也。又成以勿憂  
 悔。蓋徒憂无益必有處之之道。其孚于食有福占也。其者期之之辭陽  
 者。陰所食。六四食於九三。九三若能孚于食已之實者而得其心。則必无  
 未復易位之禍。是有福也。五允象食。俞琰集說九三无平不陂止于食有  
 福。陂彼偽辱有平則有陂有往則有復。无有久平而不陂。久往而不復者。  
 三處泰道方中之時亦未至乎極。聖人居安慮危故為此戒。艱則操心也  
 危。而不敢慢易。貞則守德也固。而不敢放縱。如此則无過咎而彼之孚可  
 以勿憂。我之福可以自享。蓋在我者禮義不愆。則自治有餘。何用它恤。胡  
 一桂附錄纂註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  
 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久  
 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  
 以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復其運者必有  
 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  
 寶之放肆。則後未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  
 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貞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  
 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則好。不敬則不好。先生領之。

永樂大典卷一四九九九

六

銖。蔡氏曰。孚信然之謂食。享也。居三之時艱苦剛貞。不可以時之將陂而  
 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丘行可曰。孚  
 指六四不誠以孚之孚言。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而動其慮。惟嚴於自守以  
 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徐古為曰。小人之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  
 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  
 勿憂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  
 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  
 理。處其交復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无預於人  
 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胡炳文通陽居於內為平。往而外則為陂。陰出  
 於外為往。返而內亦為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  
 况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處其交復其會  
 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泰之福可長享矣。謂泰否之非  
 天不可也。不盡人事而一諉諸天。亦不可也。况自乾坤而後。歷六坎。險阻  
 備嘗。然後循至于泰。而泰第三爻已有否之漸焉。立身難而失之易。創業  
 難而敗之易。致治難而亂之易。如此。我輩真卿會通張子曰。因交與之際  
 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雙湖先生曰。平陽畫橫。平象陂。陰畫中斷。



險陷泰往復卦變也。言三陰自否上往以成泰。又將自泰下復成否也。食  
 五兌口象。所引蔡氏曰。五九曰。徐氏曰。並見前胡一往附錄纂註。齊履  
 本說平謂九。既謂六在四為往。還三為復。无平不險。言陽必有陰。无往不  
 復。言上必反下。時誼當然。其指四乎。謂往以交乎。于食有福乎。四之食。而  
 為三之福。梁寅參義。聖人於天下之患。不圖之於已然。而常戒之於將然。  
 泰之時。吉亨之時也。然九三。纒過中。則聖人即為之戒。非思患豫防之意。  
 哉。天下之理。平者必有傾。往者必有復。陰陽之相勝。治亂之相因。如循環  
 然。唯善處之者。於此之時。如奉槃水。如馭六馬。有戒懼之意。而无怠忽之  
 心焉。故艱難守正。則可以无咎也。如豐之為卦。亦盛大之時也。而其象之  
 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亦此意也。然君子於此之  
 時。亦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豈能必哉。故又當勿恤其必信斯  
 可也。若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則利害之心。生理義之意。溷亦非所謂艱貞  
 者矣。能艱貞矣。勿恤矣。則其效亦有不期而然者。其于食有福也。豈非自  
 天祐之。而吉无不利者歟。易纂疏曰。平而不險。往而不復。此乎也不當  
 謂平必險。往必復。而一切諉之於天。能艱貞則无咎。无咎則何憂。可食其  
 福。象謂天地際者。此乾坤交際之處。陰陽往來之會。所引蔡氏曰。徐氏古

永樂彙書卷九十九

為曰胡氏云曰。並見前胡一往纂註。胡炳文通張希輔經義。勿恤其于  
 食有福。吾心戒於過慮。惟貴乎盡保泰之誠。天眷得於反求。自能以隆  
 保泰之效。天下之理。惟至誠足以得天耳。區區焉惟私己之是慮。不幾乎  
 反以害其誠邪。泰之九三。泰之已盛者也。泰至於盛。保之可也。私憂過計  
 不可也。持之以由中之孚。則无往而非誠。誠者。天之道也。此心既存。天  
 心昭鑒。于食之際。福祿滿康。豈不足以隆保泰之效哉。惟盡其誠。而吾心  
 不夫於過慮。則隆其效。而天眷自得於反求。善於保泰者。其察諸此。云云  
 之意。嘗謂一心之微。天下治忽之所關。天命去留之所繫也。善於保天下  
 之治者。常持此心於一誠之純。不善保天下之治者。常用此心於萬念之  
 雜。均之為保治也。而天命之去留。天下之治忽。實分焉。吾聞世之君子。其  
 所謂保治之術矣。曰兵不可不強也。而威不可玩。於是益為強兵之慮。國  
 不可不富也。而財不可不彊。於是益為富國之慮。主勢不可卑。而上亦愈興  
 民慢。不可啓。而刑罰愈峻。於是一慮生。一誠泯。萬慮交作。則人偽滋熾。而  
 去天愈遠矣。是雖貴效於冥冥之中。而求報於昭昭之際。不知吾之所以  
 自戕其國脉。自伐其邦本者。多矣。於天其何尤。君子之保治。則不然也。五  
 泰者。盛治之世也。泰至九三。則盛治之過者也。其可不知所以為保泰計

乎。然保治之道固不可緩。尤不可急。固不可安於不為。尤不可過於有為。喜功不可也。生事不可也。輕舉妄動不可也。深戒夫萬念之過。而常持夫一念之誠。和平而不鑿也。純一而不亂也。去讒遠色。幾貨責德。而力行无倦。以終之也。則以此之心。合天之心。隆景命於无窮。集多福而悉備。宗社祿磐石之休。國家鞏泰山之固。下而為臣者。无素餐之譏。而享衍衍之飲食矣。上而為君者。无不遑暇食之勞。而有正吉之酒。食矣。雖頌天保之詩。歌既醉之章。亦何足以形容其盛哉。泰之六爻。二與五居中正之位。正泰通和平之日也。而保治之道。必於三而言之。蓋泰至三。當天地際之時。陽氣將盡。陰氣將作。威衰之機。實在於是。保泰之權輿。固泰之管鑰。莫大於三也。平波往復之戒。凜乎甚嚴。處之以艱。而必守之以正。則所謂正者乎而已。非流於私憂過計之為也。噫。猶幸夫三德之剛。蓋勿恤之誠。以隆元吉之祉。藉使上六處之以陰柔之資。懵然不知所戒。則于隍之復。悔何及哉。且勿恤之辭。不獨於泰言之也。晉之六五。明之盛也。而戒以失得勿恤。家人九五。象之盛也。而戒以勿恤。吉是皆不欲其容一毫之過慮也。至於豐大之世。物夥民衆之時。人情尤易以私憂也。泰則以勿憂戒之。而六二則之輔君。則主於有孚。陰若之吉。是亦在於以誠而致吉耳。然豐之六二。則

永樂大典萬曆九年九月

十六

主於以誠輔君而已。而泰之九二。為保泰之計。則通萬古君臣之所當戒也。有志於隆泰和保天命者。一念可不誠哉。雖然。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所以為否。君子並用。則吾道光身。小人或進。則民生民失所。是則盡誠以保泰者。要必在於親君子。遠小人可也。不然。嘉禾方殖。而一莠為梗。他時必至於憮人敗類。讒巧敗國。覆轍可鑒也。有天下者。試思之。**象曰。无往不復。天地**

**際也。**程子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卜子夏傳。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乾下通而泰也。物不可終通。則天道復其上。地道歸其下。泰平反則險矣。有往則復矣。君子見其交會。思其所終。慮患而艱。守之不夫其正。則可无咎。而全其信。保食其福也。王弼註。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將各分復之際。象曰。无平不陂。一本作无往不復。孔穎達正義。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而三處天地交際之處。天體將上。地體將下。故往者將復。平者將陂。要義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見前王弼註。李鼎祚集解。宋衷曰。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

復也。張橫渠說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因交與之際以著成。能艱貞則享福可必。蘇軾傳乾本上也。坤本下也。上下交。故乾居於內而坤在外。苟乾不安其所。而務進以迫坤。則夫順者將至於逆。故曰无平不陂。坤不獲安於上。則將下復以奪乾。乾之往適所以速其復也。故曰无往不復。當是時也。坤已知難而貞於我。則可以无咎之矣。九三之所孚者。初與二也。以其所孚者為樂進以迫坤。而重建之則危矣。故教之以勿恤其孚而安于食。是以有泰之福。楊龜山經說。平終必陂。往極必復。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九三居天地之際。將陂復之時也。而在上者不知為君之難。居下者不知為臣之不易。世方无虞。上下懈怠。不知相與以警戒。則若將至矣。泰其可長乎。九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上交之極也。知艱貞乃可以无咎。不能貞固以守之。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則小人之歸。而禍將及矣。雖有其位。其能安享之乎。故惟不恤其孚而後于食有福。阿意以媚上。恤其孚者也。陳了齋說。艱初未也。艱貞乃无咎。有其信者必行之。非天者。勿恤其孚之道也。寒泉也。碩果也。食焉則並受其福。在我者艱貞而已。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紫巖傳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天地氣數中則平。過中必變。人事亦然。聖人知幾。示訓於泰。觀山川陵谷之遷變。日月星辰之推移。平陂往復。故不能逃氣數自然也。夫治至於泰。其君必驕。其臣必怠。其德必衰。其政必慢。斯亦自然之理。本有剛德君子。知艱守正。不恤一己利害。盡誠以輔導。其君俾知夫以泰為憂。不以為樂。鮮不顛覆於後也。九三雖剛過中。而有乾健震動不息之體。故勉以孚。若曰盡在我之誠。以啓迪。弼正而不恤其他。則泰治可長保也。夫國家尊榮。君子食人之祿。可以无媿。而道行志得。利澤加施。矣曰于食有福。乾坤相交。而中進退盈虛自此分。平陂往復所由主也。互兌兌口為食。陽為福。互體震震以恐致福。郭雍解。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陂往復而思戒也。艱。君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為可信之道。以无咎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教之時。是以于食有福。况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為天地相交之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李光讀易詳說。治亂存亡安危之相。因如陰陽寒暑之必至。有不可易者。惟聖人為能因其盈虛而消息之。使常治而不亂。常存而不忘。常安而不危也。消息之道。豈有它哉。兢兢業業以圖



# 永樂大典

## 卷一四九九九

之危懼以處之。當治安而不忘亂亡之戒。則可以保其治安而無咎矣。勿恤其乎。子食有福者。聖人處泰之時。常思艱難而復。夫中正。則在我者。无愧矣。人之信不信。何所恤哉。食者人之所享也。福者天之所降也。處泰之世。當乾道將復之時。獨以艱難守正。而享其福祿。非微幸也。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九三處乾坤之間。當天地之際。平者當復。往者當復。惟艱難守正。庶可保其常安耳。聖人知世路之將阻。陽氣之必復。故於此爻。特為之戒云。朱漢上傳初二上往。四五復位。坤平衍也。化為山澤。平者。厥若。九三不守其位。而又往。上六。坤復泰。將成否。故戒之。觀无平不陂。則知无往不復矣。九三在天地之際。往者當復。泰者當否。時將大變。唯艱難守貞。確然不動。乃无咎。三與上六。有孚者也。陰陽失位。為憂。憂恤也。三上相易。恤其乎也。天地反復之際。外之小人。必因內之君子。有危懼之心。乘隙而動。若信於我。君子應之。則大事去矣。禍至於覆其宗。艱貞勿恤其乎。不以利害之心。移其守。以拒險。故之。勢以憲。反復之路。自信而已。于食有福矣。兌為口。三陽為福。君子之于祿也。修身俟命。人之信否。无以為也。故能永享安榮。與有泰之福。或曰。時運已往。艱貞其如何。曰。天人有交勝之理。關于明曰。象主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

永樂大典卷九九九

干

謹其與天地終始。乎。曾種易粹言。九三艱貞。臣道非君道。並易說。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橫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天地復則不交。而否矣。胡。泰否與乾坤異者。以其變于中也。此九三知幾存義。與乾之九三同其象焉。收。三陽同升。不待約而自來。不成而自信也。石。天之際地。而平也。其卒无不陂。地之際天。而往也。其卒无不復。艱正以處之。乃无咎。不恤上之乎。已。則于食有福。苟恤其乎。思有以取信于上。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不敢直。已以行志。離道失義。无不為矣。介。所引。十子夏傳。孔頴達正義。見前。鄭剛中窺餘乾之復也。自下而上。九三居其先。坤之復也。自上而下。六四居其先。泰極而變。則陽復其位。九三先進上矣。三之未進。則自三至五。為震之坦途。進與上六相易。則上體為艮。下體為兌。山澤為不平之象。此平陂往復之義也。際者。兩相際也。陽際陰。陰復際陽。而皆非其所時。无止分无常。則二氣必復其位。九三適當其際。豈不艱乎。有為之之理。而為之不易。故以艱云。艱非不可為也。苟能知泰道之欲盈。思吝聞之。將至。深憂遠慮。力以正道。距小人。雖艱无咎矣。然于食有福。猶未可保也。故又必待於勿恤其乎。何則。乎者。信之應于彼者也。若三陰之復下。皆其中心之所願。六四動則五上皆隨。

之自可不成而乎。九三當變革之時。以一身塞群陰之路。使衆志允從。固大善。有如不應。利害迫之。其中一動。小人懷姦以入。天祿其可得而食。是必守之以正。斷之以誠。勿以乎不乎為念。而決意不移。此于食有福之道。周公伊尹所以任天下之重也。宋衷曰。地平極則險。險。天道極則還。復鼎。祚易謂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艱貞。坎為憂。故勿恤。集傳謂兌為口。三陽為福。楊萬里傳。平與跛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林栗集解。九三。下體為乾。上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於上六。而承於六四。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无平不跛。无往不復。陽為平。陰為跛。陽為往。陰為復。三陽之進。至是極矣。方泰之初。陽自下升。故不嫌於居剛。至於九二居柔得中。上應六五。以成交泰之道。古之明君良臣。同德相須。无為而治。皆由此也。至於九三。道已隆矣。時已極矣。持盈守成。茲為難矣。而三又以陽居剛。行過乎中。體乎剛健。而資之以決躁。極其勢力。進而迫之。以乾迫坤。以震迫巽。以九三迫六四。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理勢然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无平不跛之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无往不復之義也。以坤易乾。以巽易震。平者跛矣。往者復矣。而否之象見矣。是以聖人憂之。而為之戒焉。若曰勿極其平。庶幾不跛。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時。矧其力足以鉢鋤小人。矧其威足以鞭笞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復用。而夷狄之所以復強也。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曰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書曰。无疆惟休。亦大惟艱。又曰。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恤之言憂也。勿者甚之之辭也。猶言泰之極矣。能勿憂乎。以乾迫坤。以震迫巽。可謂无難矣。以坤遇乾。以巽遇震。可謂有孚矣。弗圖其難。則患生於所易。弗慮其變。則失在於所孚。方泰之時。惟見其易。豈知其難。惟信其孚。豈慮其變。是以平跛往復。常在循環反掌之間耳。古之君子。為能見其易。而思其艱。見其孚。而不忘其恤。以艱為貞。則可以免於咎。以恤為孚。則可以安樂飲食。而保其福祿也。故曰知難无難。知憂不憂。豈不信哉。子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為其乾坤相際之處。陰陽往復之交。故繫之以如此之辭也。揚慈湖傳。有平必有跛。有往必有復。无有平而不跛者。无有往而不復者。小者難往。他日將復。今難治平。後將陷跛。消

永樂集卷之九

五

巽。以九三迫六四。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理勢然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无平不跛之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无往不復之義也。以坤易乾。以巽易震。平者跛矣。往者復矣。而否之象見矣。是以聖人憂之。而為之戒焉。若曰勿極其平。庶幾不跛。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時。矧其力足以鉢鋤小人。矧其威足以鞭笞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復用。而夷狄之所以復強也。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曰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書曰。无疆惟休。亦大惟艱。又曰。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恤之言憂也。勿者甚之之辭也。猶言泰之極矣。能勿憂乎。以乾迫坤。以震迫巽。可謂无難矣。以坤遇乾。以巽遇震。可謂有孚矣。弗圖其難。則患生於所易。弗慮其變。則失在於所孚。方泰之時。惟見其易。豈知其難。惟信其孚。豈慮其變。是以平跛往復。常在循環反掌之間耳。古之君子。為能見其易。而思其艱。見其孚。而不忘其恤。以艱為貞。則可以免於咎。以恤為孚。則可以安樂飲食。而保其福祿也。故曰知難无難。知憂不憂。豈不信哉。子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為其乾坤相際之處。陰陽往復之交。故繫之以如此之辭也。揚慈湖傳。有平必有跛。有往必有復。无有平而不跛者。无有往而不復者。小者難往。他日將復。今難治平。後將陷跛。消



息盈虛。勢不可止。然亦有道焉。克艱克正。亦可无咎。勿用憂恤。此理之可信。不可信。于食有福祿之可保也。食。祿食之謂。所患在我之失道。爾道以故。逸而夫以艱正而得。未有得乎道而致禍者。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陰陽消長之際。則然。不言人道。明亦可以艱貞致福也。大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蓋道可以通乎造化。消禍敗。補天地之不足。有如此之神用。於是爻見之。上革。史音訓。无平不陂。今本作无往不復。陸氏曰。一本作无往不復。晁氏曰。宋象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李謙齋詳解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乾本居上。坤本居下。泰以相交。而互為外。降至於九三。則天地將復之際也。乾不能久安於下。而求復於上。坤亦不能久安於上。而將復於下。蓋未有平而不至於陂。往而不至於復者。泰之極。則否來之。是亦勢之必至者矣。當此之時。而欲求有以使之不至於否。則奈何。不過以艱守貞而已。居至治之極。而能以克艱為心。待天下之正。而不流於變。此保泰之道也。夫陰陽之必至於復。是其必信之理也。吾誠能以艱貞自治。則理雖必信。而可以无憂而坐享太平之福矣。蓋天人有相勝之道。治亂有可移之理。人君知保治之戒。則安知泰之不可長享也哉。舜之時。泰和極治之時也。惟其君臣之間。知所警懼。故后臣克艱之戒。警戒无虞之戒。

永樂大典卷之九十九

惟時惟幾之戒。更相儆教。而天下之治。卒至於天。其中命用休。茲非所謂艱貞无咎者歟。蔡節齋訓解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乾坤間故曰際。馮椅輯註。无往不復。九三象。天地際也。交際之際。馮椅輯傳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贊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都聖與曰。天確然而常高。其氣之下際乎地。則平矣。然未有平而不陂者也。地曠然而常處。其氣之上際乎天。則往矣。然未有往而不復者也。李子思曰。當乾坤二體交接之間。而天地二位將復其故之際。其象蓋如此。郭子和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然。終則有始。可不勝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林黃中曰。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是以聖人憂之。而為之戒曰。物極其平。庶幾不陂。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時。跡其力足以誅糶小人。跡其力足以鞭笞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復用。而夷狄所以復疆也。此說近巧。而理意亦通。平。謂平其陰。猶削平之平。往。謂往乎上。即大往之往。然陰平而陽上。進則傾矣。是陂也。陽往而陰上。窮則復矣。故未敢廢而兩存之。右明象。楊廷秀曰。陰將復。泰將否。豈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馮當可曰。乾之極。不久位於三。將進而為四矣。三一進則二初亦進。而陰則下生矣。此一爻乃天地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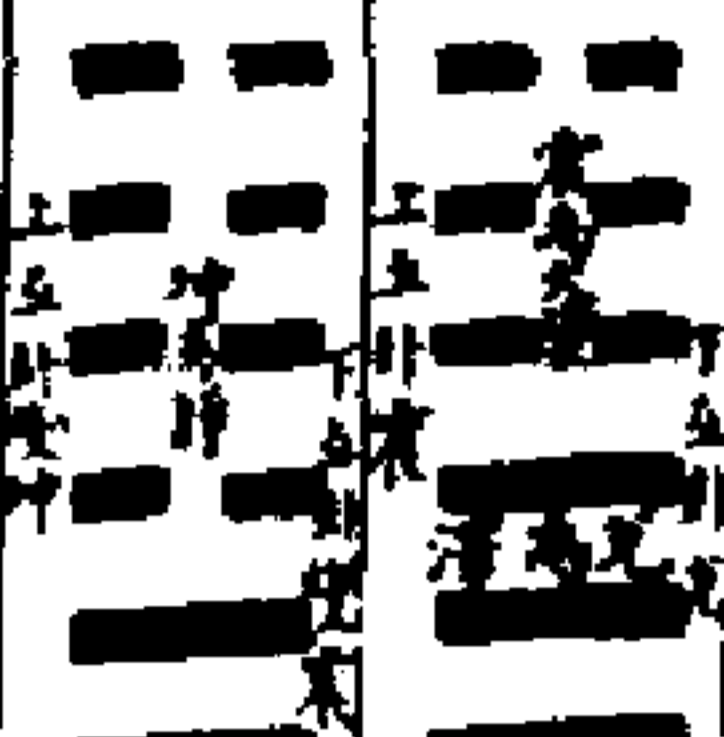


交際變革之會。儻非泰則三當凶。泰者艱貞而先於咎也。劉氏曰。三猶有應。持  
否不可不防。若憂其以否見疑。而遂不食其祿。則夫于食之福矣。上卦坤中有  
居道焉。下卦雖乾。臣道也。三陽之運。能知艱而守。則可以貞而先咎。蓋陽以上  
復為貞也。三陰下復。不必憂其不與已爭。而所食於上者。自錫佑之。上下之交。其  
象如此。上一位。天之象也。應已福之也。位多凶。故不先戒之。辭亦待盈之意。日月  
李仲木曰。將近小合。故其辭危。或問。關於明曰。時運已佳。艱其何如。曰。天人  
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右明爻表。

田時學易跋注

泰九三

泰之臨



乾下

震為大塗。九三變則震塗降而之下。為兌澤

坤上

兌澤。天澤也。兌為口。勿恤其

兌下

互卦變坤。震行復為坤。靜。往而復之象。震

坤上

為恐懼。乾有貞德。艱貞之象。兌說。坤順。元

咎之象。陽實為孚。震為恐懼。也。兌為口。勿恤其  
孚之象。乾陽為福。下卦乾變為兌。乾天也。變而為  
兌澤。天之澤也。兌為口。于食有福之象。乾為天  
坤為地。三為上下卦之交。天地際之象。

水樂齋泰九三九元

三

九三。元平不險。止天地際也。人有常言。否極則泰。泰極則否。非也。此乃涉  
於治亂顛然之論。實非知幾者之言也。殊不知泰之未中有否。否之未中  
有泰。未可不知也。且如泰之九三。乃泰之欲中之時也。前日泰之未中。其  
泰猶未為過甚。然以剛變柔。卦曰明夷。故聖人尚有未泰之憂。况泰之九  
三。正天地相交之際。尤為甚者。是以乾之體當在上。坤之體當在下。乾坤  
將各復其正體。則九三者。又居乾復之先。而變坤六四之初者也。九三既  
當天地相交之際。他日泰反為否之漸。乃是始於斯時。是始之平者。必將  
有險。險而始之往者。亦必有反復也。如此則泰復為否矣。泰復為否。則上  
下各復其所。雖有聖智。莫能止也。然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尤宜維  
持泰道。元使有否之罅隙。生焉可也。必也艱難有焉。而不敢忽。貞固自守  
而不敢縱。如是則方保元咎。雖使小人有不戒。以孚之福。但當勿恤之。庶  
幾能食天之祿。而保泰之治。如自有福之者也。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為也。  
於此而不能艱貞。則六四之時。其咎為如何。卦變為臨。泰之已臨。大臣當  
保其治者也。魏了翁集義。問者。泰二卦。見得泰元不否。若是有手段。底  
則是稍遲得。新安朱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  
世稍不支。楮。使人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咎。方做得。東萊呂氏曰。九三

永樂大典

卷一四九九九

不敗。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理也。已。世課程。所引橫  
 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橫渠說。陽龜山。姓說。朱漢上  
 傳。鄭汝諧。其傳乾本居上。坤本居下。以交故為泰。三乾陽之終也。盛者至  
 此而衰。交者至此而變。勿恤云者。不必過於憂勞。而不安於泰也。其乎云  
 者。不可不誠其心。而忽於泰也。乎。食有福者。享其安也。餘從程氏。趙以夫  
 易通三。以剛居陽。當位乎也。若用而柔安者。必危。无平不敗也。三既為陽  
 小者往矣。若又為陰。盈者必虛。无往不復也。惟艱難守正。則可免咎。勿恤  
 不必憂也。其乎。上應之也。陰資陽以為養。乎。食有福也。三與四。天地之際  
 也。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易被總義。三居乾體之上。象陽至此而競進  
 泰之盛也。過此則為六四。泰道將革。與否為對。是為天地之際。陰將降于  
 下。則陽將升于上。盖无有常平而不敗者。亦无有常往而不復者。一泰一  
 否。往來不窮於斯之時。厥惟艱哉。思其艱而守之以貞。是以无咎。然上六  
 處泰之極。有城復于隍之象。且以正應在上。而乎于我。苟恤于上之乎。已  
 也。則相須而趨於否。惟其勿恤。不待无咎而已。乎。食有福。乃自求多福之  
 福。所以保泰。揚瀛四尚。易通。王景孟曰。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交。否泰相  
 反之際也。聖人預而之戒曰。未有安平而不險。險者。无有常往而不反者。

大業錄卷之九

否

於此而能不敢安逸。艱難守正。則以人侍天。以我勝命。則可以保泰。而无  
 咎。此天人文勝之理也。愚得之師曰。三文泰之臨。一陽復。三陽臨。三陽  
 泰。四陽大壯。五陽夬。臨。近未至泰。遠未至否。聖人特於臨曰。有凶何耶。臨  
 之凶。正在三。二爻進而為泰。固可喜也。不進而退。自消下。則復亦不可保  
 矣。此陰陽交際之密機也。夬泰則陰陽平也。陰在外則往也。然乎无不傾  
 破之理。往无不復。運之理。機未嘗停也。故必艱難貞固。思患預防。則可无  
 咎。憂而且有福。祉矣。福。謂臨為泰也。此亦財成輔相之妙也。人之形本具  
 一泰。上卦六皆偶。下三竅皆奇。三當口。有食象。愚曰。三乃陰陽否泰相  
 乘之地。其不曰陰陽之交。而曰天地者。主象言也。或曰。三變兌為口象。故  
 曰食。又廬陵楊氏。謂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謂。趙汝樸。輯聞。无往不  
 復。天地際也。大之未固。可喜。未而不已。至四則成往。是未者。无不往之理。  
 小之往固。可幸。往極而返。至三則必復。是往者。无不復之理。有以見天地  
 之氣。往來交際於三四之間也。徐相直說。九三。无平不敗。止。天地際也。三  
 居諸陽之上。泰之盛也。故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險者。謂无常泰也。  
 无常往而不復者。謂陰當復也。乎者。險。往者。復。則為否矣。君子當泰之感。  
 當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所為。如是。則可以保其泰。而无咎矣。聖人又慮其



付之自然而不求其所以保泰者。故又戒之曰：處泰之君子，不當恤其在彼，无可定之勢。當自信其在我，有能定之理，則可享泰之福。象言天地際者，陽雖降必復升，陰雖升必復降，天地交際，理之必然也。張應珩解下卦之終，上卦之始，天地之際，泰將變否，觀夫一盛一衰，天道之常，未有盈而不仄，去而不返者。故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其戒曰：艱貞，无咎。欲使人得寵思辱，居安慮危，庶幾保其寵，永其安，以至於无咎也。夫如是，又何須憂恤？其理必然。在泰之世，且食于之祿，享于之福，以俟天之命可也。蘇起翁讀易記九三：處上下之交，坤乾之際，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平者陂矣。无平不陂，往者復矣，无往不復，陰陽將易位，泰否將反掌，唯克艱以自處，貞正以自守，則可无過咎。如此，則勿憂无艱，居貞其有孚信，可必之理也。于食有福者，尚可享泰之福，食享也。如人食物之食，三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蓋三居天地交接之際，為泰否交接之際，不可不謹，平謂泰平也，陂偏也。謂泰平之治，將為偏陂也。往，即小往也。往者將復為未矣。卦變臨臨之象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大往則小來，陰陽消長之機，可不畏哉。丁易象象義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九三天地際者，陰陽於此界限，言其不可不謹也。鄧綺園說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九三應上變而為損，損者

水樂齋卷五萬无无无

五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反而為益，損上益下，故九三曰：无以高終身之平，不有險陂。故泰至上六，城復于隍，象无以為終身之往，不有反復，故若至上九，若終則傾矣。謂若極則泰，泰極則否。否泰往來，天地之常道也。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九三陽居剛位，乾之重剛而不中也。又應上六，往復天地之際，苟非艱貞，則不能无咎矣。今既終日乾乾，夕惕若厲，難於用正，則无咎也。宜矣。故曰：艱貞无咎。夫九三者，乃乾之忠信，立其誠者也。九五既濟坎中之需也。需則有食，謂陽之朋來。至三則必至于五，又坎為憂悔，故曰：勿恤其孚，于食。六五者，乃帝乙歸妹，以祉无吉。謂三行至五，自然有福也。故曰：有福。聖人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乾之九三，天之際也。坤之上六，地之際也。三與上應，往而復來，謂至于天地之際也。故曰：天地際也。无儒多說：勿恤其孚，為一句。于食有福，為一句。非也。勿恤其孚，于食，作一句。有福二字，作一句。如隨九五，于嘉，明夷六四，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都是一句。至于節之九二，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謂時當可出門庭，若不，則乃失時之中道也。故言凶。易中凡言于字者，俱有上意，必无于字為首之理。學者當知之。吳澄纂言：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徐氏幾曰：乾坤相遇之際，泰否反復之機在此，可不戒哉。俞瑛集說：際會也。坎以六四遇九



五。九六相會。故曰剛柔際泰。九三遇六四。正當乾坤二體之會。故曰天地際。李簡學易記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然處下卦之終。而當天地相交之際。可不豫為之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戒之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而陂。往而復。泰而否。理之常也。當知天理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此即持盈之道也。故得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其陂復之理。謂必然循環而莫之改也。故曰勿恤其孚。如是則于其祿食當有福。益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故關子明曰。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集保八原。九三。陽居健極。泰之盛也。无平不陂。天道好還。未有平而不陂者也。无往不復。无不返之理。三陽極盛。天地交際之時。泰將否也。艱貞无咎。當此之時。克艱正固。可以保其常泰。故无咎也。勿恤。如此則不勞憂恤。而自能无遷變矣。其孚不遷不變。誠之至也。于食有福。蓋其孚誠。則能享其所有之福矣。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君子體而用之。此又正當天地交際之時。泰將否也。知幾之君子。可不慎乎。胡震衍義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交。否泰相反之際也。聖人預為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有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彼往者復。則為否矣。於此知天理盛衰消長循環之道。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則可以保泰而无咎。故曰艱貞无咎。以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不夫所期為子。祿食謂福祉也。善於處泰。則不勞憂恤。得其所求。於其祿食自有福益也。夫往復平陂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處其交。履其會。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能把握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皆不知艱貞之義也。徐氏曰。小人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小象曰。天地際也。謂陰陽交際。如否泰之相因。陽降於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泰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昔者唐虞盛時。禹幸在位。稷契在職。元凱在官。四岳在國。當時諸君子。知无虞之可戒也。知巧言令色之可畏也。而所以處之者。則有道焉。惟艱之說。克艱之說。交相警戒。精一執中之相勉。同寅協恭之无間。泰和之福。民到于今稱之。又何憂乎平陂往復之厄哉。保泰之道。要當以唐虞君臣為法。所引楊氏曰。

永樂大典卷之九十九

三

# 永樂大典

卷一四九九九

見前楊萬里傳。張清子集註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進齋曰。天下之理。未有平而不破者。亦未有往而不復者。復隍者。平之破。陽將消也。翩翩者。往之復。陰將長也。艱貞无咎。言處三之時。當艱難。其念慮。貞固其操。守不可以三陽之將破者。而怠其心。亦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者。而動其念。斯能无咎。勿勞憂恤。必乎我之所期。于食有福。于以享其祿位也。蓋陽往則陰來。此理之常。九三六四。其乾坤之交際。亦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愚謂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也。所引徐古為曰。見前胡一桂纂注。趙廷解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泰道至此。感矣。過感必衰。感衰相仍。天之道也。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理自然也。宜於此時。不敢安泰。自以艱難貞固守之。可得无咎。勿憂恤。能艱貞。其信无咎。則于以享食所有之福祿矣。象云。天地際也。天道不久下。地道不久上。天復於上。地復於下。是為天地交際也。胡炳文通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書。陰陽消長之文。董真卿會通。愚按小象。程傳仍今文作无往不復。本義復古易作无平不陂。然先儒間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所引徐氏曰。見前吳澄纂言。陳應澗文變易經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陂。傾也。復還也。天下之理。未有平而不傾者。亦未有往而不還者。否之久。既復于泰。

泰之久。守之不固。恐亦至于否也。三處泰之感。天地交際時也。苟不以艱難貞正之道處之。安得无咎得泰之久也。九三變陰下卦為兌。兌。說也。乎。信也。我以正道治之。勿恤其人之信與不信。惟食其有福。吾之人。同以治泰。可保泰之久也。昔太康恃泰之久。盤于遊畋。十旬弗返。五子乃作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太宗嘗曰。房玄齡從我定天下。見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見守文之不易。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謹之。蓋得治泰艱貞之義。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福。謂享其泰和之福。際。謂陰陽消長之際。蓋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平陂往復者。天運所不无。艱難貞固者。人事所當盡。若諉於天。而无豫於人事。則易可无作矣。蓋艱難貞固。則不以時之將陂。而怠其志。勿恤其乎。則不以陰之將復。而動其心。蒙謂天運有去留。而人事所當盡。故聖人深言保泰之難。而為長治之術。樞實參義。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乃天地交際之常理。故當其時者。不可以不戒。郭萬解一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乎。于食有福。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二句。皆譬也。艱貞。處陂復之道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不言剛柔而言天地者。雖天地之大。亦不能

# 永樂大典

卷一四九九九

以逃于數也。由能乎以相信。  
雖无咎而人可以食其福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奉為書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莊

書寫儒士臣許永祿

圖點監生臣徐清

自管弁竹